

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義命三

里革諫夏

淵淵

淵淵

淵淵

淵淵

淵淵

宣公夏濫於泗淵

泗淵

泗淵

泗淵

泗淵

泗淵

泗淵

泗淵

泗淵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吾而棄之也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季冬建丑之月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水虞於是乎講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氣也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今國人取之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禁不得施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議論三

里革諫夏

淵國語下同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圖書館藏

宣公夏濫於泗淵

韋氏曰濫漬也漬於泗水之淵以取魚

里革斷其

罟而棄之

罟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初下謂

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

水虞於是乎講

眾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

氣也

水虞漁師也眾魚網留筍也名魚大魚川禽鱉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

令國人取之所

鳥獸孕水蟲成

孕懷子此

獸虞於

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

獸虞掌鳥獸之禁罝兔罟羅鳥罟

禁不得施也藉藉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撻刺魚鼈以為夏儲

助生阜也

阜長

也鳥獸方孕故取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

魚鼈助生物也宜當為罝罝麗小網也罝罝也鄂作

宜麗設罝鄂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

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以實廟庖畜功用也宗廟庖

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

廚也而長魚鼈畜西且夫山不槎蘖株生曰蘖澤

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獸長麇麇

不伐天草木未魚禁鯤鯪鯪魚子也鯪

麇子曰麇鳥翼殼卵翼成也生哺曰蟲舍蚶蜾

子也可以為醢蜾復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今

陶也可以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今

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

子也藝極也按里革諫諍雖論公聞之曰吾過

事然足以見先王對時育物之意公聞之曰吾過

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

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師樂師曰藏罟不如

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按漢成帝不葺

言弗用此復奚為折檻是亦藏罟之意然忠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韋氏曰靈王楚恭王與伍舉升

焉曰臺美夫伍舉椒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

服寵謂以賢受安民以為樂民為樂聽德以為聰

寵服是為美也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

德也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

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  
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  
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  
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  
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  
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  
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  
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開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者也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

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  
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  
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為美  
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  
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  
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邇境內遠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  
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  
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  
其弘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  
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

曰臺無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事也臺不過望氛祥

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臨

觀之高榭不足以臨下觀上使屋其所不奪穡地其為

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

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

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

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

則楚其殆矣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韋氏曰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臆已止也對曰用

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

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

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諫

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

其德至於神明聳敬也至通也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

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

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

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  
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  
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  
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  
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義故三年默  
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  
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  
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  
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

還軫諸侯不敢淫逸

還軫謂出奔也

心以德音以得有國

類善也

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白誥也是以其入

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

屬會也

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

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

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

用吾懲寘之於耳

懲猶願也

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

賴恃

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

瑱也

犀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三十二事告君

議論三

郤缺請歸衛地左傳下同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氏

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

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有休則戒董之用威董督

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

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無禮不樂所由

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

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

睦者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強軋之未必從而順導之常見聽此趙宣子之所以說也

臧孫論詰盜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曰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

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



武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

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

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

紇去之將何以能廢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

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

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賤役

從早至牧口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

之其或難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

待人執度具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

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

所也又可禁乎按季孫賞盜而已非為盜也而賊

哉蓋季氏是時顛有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

君所有者季氏皆竊以為已物非盜而何故滅武

仲因事而規之其言深有味云

祁奚請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云云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

董叔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

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曰子離

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言雖囚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

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

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室老聞之曰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赦吾子吾子不

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必由之何

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

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

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

必與叔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

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書曰聖有暮勲明徵定保暮謀也勲功也言聖

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

也惠訓不倦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者今壹不免其身弟壹以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

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

周公右王言兄弟罪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

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載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叔向亦

不告免焉而朝

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聲子請復椒舉

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

杜氏曰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伍舉娶於王子年王

子年為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

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

與食而言復故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子行

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

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

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瘁也瘁病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

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刑賞即憚用刑

恤民不倦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

時順天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

賜

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

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

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

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

謂楚人不能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殿後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之

鈞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

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郟

郟晉邑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

在成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

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釋蒐閱

秣馬

蓐食師陳焚次

次舍也焚舍示必死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

楚囚

欲使楚知之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

石歸

在元年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四百五十八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張便

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子反與子靈爭

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

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

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

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

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

國鄭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

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言林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

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

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

重子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吾乃四萃於其王

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

師燔夷傷也吳楚之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

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

四十五  
顧鈐

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  
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公三十二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氏曰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

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有製焉其為美錦不

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辟言如田獵射御貫則

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

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以斃吾聞君子務知大

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

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

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

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

其家不足謀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

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  
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論晉侯疾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  
相征討杜氏曰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闕伯于商  
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

湯光相土封商丘因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其季

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戊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

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故參為晉君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

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洺宣猶通也汾洺二水名障大澤障以處太原

業昧宣汾洺業昧障大澤障以處太原

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沈妣蓐黃

臺駘之所居駘四國臺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

實守其祀駘之後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

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

若臺駘者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崇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崇僑聞之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夕以

修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路羸也

露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

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

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

盡美極則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男

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

姬四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

也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矜

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

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

李福



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按子產能知實沈臺駘為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晉侯之

疾不歸之鬼神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  
理而非但博物者也晉侯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

產者邪○是時晉侯求鑿於秦秦伯使鑿和視之  
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

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

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  
乎有煩手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物

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  
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  
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

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上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  
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  
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  
是以云也鑿和之言與子產略相出入故附此

祁午戒趙文子

會于號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

公孫歸生鄭罕虎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

許人曹人于號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

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杜氏曰得志謂今令尹之

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子

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況不

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  
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矣再

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

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

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

服齊狄寧東夏

襄二十八年齊平侯白狄朝晉

平

秦亂

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

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城杞遷杞都

師徒

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

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

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受午言

然宋之盟子

未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

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

僭不信

非所害也武將

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藎

穰芸也藎苗為

藎穰彼驕反藎音古本反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

之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詩能信也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詩大雅僭不能為人信賊害人也

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

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

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敢血

晉人許之

沈尹戌論費無極

二十七年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杜氏曰進

昨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

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左尹

卻宛也中廐尹陽令終

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  
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  
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  
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  
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  
陳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馮將師矯子  
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  
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  
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  
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馮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郤宛直而和

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請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將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性召馮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楚及其子弟○子惡郤完字令終陽勾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史墨論季氏出君昭公二十二年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夫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杜氏曰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為天子震為諸侯天之道也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任其手曰友遂以名

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展禽論祀爰居國語下同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

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韋氏曰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

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

也也節制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成政故慎制祀以為

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

也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殷契周

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以勞定國則祀

之虞幕夏杼殷祖甲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能扞

大患則祀之武殷湯周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昔

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夏之興

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禹之功自商以來祀之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

土官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

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顓頊能脩之顓頊黃

昌意之子帝高陽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

能脩脩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

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蟠極之子帝高辛也三

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

穡以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

安之儀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

善也儀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

狩死於蒼鯀鄣洪水而殛死禹之父也堯使治水

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干羽禹能以德脩

山禹為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脩

鯀之功鯀功雖不成禹亦有契為司徒而民輯契

之祖為堯司徒能冥勤其宮而水死冥契後六世

敬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宮而水死孫根圍之子

六百十四

李昭

也為夏水官勤於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

其職而死於水癸之子為夏諸侯以寬得民稷勤百穀而山死周

除其邪謂放桀杆大患也棄也勤播百穀死於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

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

文質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

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

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園

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

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

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

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祖

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

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

親親故夏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

郊鯀也虞夏以上上德夏以下

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

先故禘之後鄭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

而郊嚳嚳稷之父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

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

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

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杼能帥

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杼能帥

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上甲

五百五

文選卷五

九

陸鎰

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

於民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

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

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

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

者講功謂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

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

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

海多大風冬煥爨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

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

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卻叔虎論伐翟相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韋氏曰翟相一國名氛稜氣象也凶曰氛吉日祥歸寢

不寐欲伐翟相也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

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蔦曰今夕

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知

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

聞過也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其下

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冒言抵

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

也貪

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蔦以告公說乃伐翟相

范文子論戰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韋氏曰不義而

彊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

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

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

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

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

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戰若不勝則

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

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

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

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

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

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



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不潔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公葬之以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韋氏曰上大

欒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德行

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

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

貪欲無執執極也桓子欒書之子厲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

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

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盈也可以免於難

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也亡奔夫卻昭子昭子卻其

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

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

卻錡卻至卻犛又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

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

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

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正而曰起也將亡賴子

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但叔以下嘉吾子之

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氏曰墮

射也壘壘培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簡子如晉

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

辭之辭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無正晉

良伯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

謂莊姬之讒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

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有武德以羞為正

卿正卿上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

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克復

刑法也刑法也

其所基始也始更脩基於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

之子簡子之父趙成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

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

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

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

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荷上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

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

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

趙宗乎鑑鏡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

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以免

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初伯

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曰

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辭曰吾為主圖非為

子也怨自若焉若如也怨

壯馳茲賀趙簡子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韋氏曰壯馳茲晉曰東方之

士孰為愈愈賢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

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

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

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按壯馳茲之言名言也

三百七十九 文章正統卷五 李焯

士茁論智氏之室

知襄子為室美韋氏曰知伯瑤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知伯

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左氏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亶韋氏曰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

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倣子若子方壯

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於是不

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倣於國曰自卿以下至

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

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

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

則持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

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居寢有褻御

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

掌詔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朦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

朦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

也懿讀曰抑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

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

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

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

尚如此王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子壘懼曰老

之過也老子壘名也乃驟見左史

藍尹壘告子西

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

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

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

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舉

之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韋氏曰嗣嗣子夫

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

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

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

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

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

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

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十有八事皆告執政

議論四

甯嬴論陽處父不沒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杜氏曰甯晉邑嬴逆旅大

夫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

克高明柔克沈漸謂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以全也此

在洪範今謂之周書曰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

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

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文公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

其來朝也杜氏曰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

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

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

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殺商人傳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左氏傳下同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杜氏曰劉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

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程

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文公

曰中是恰好底道理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

凡動作禮義威儀皆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

不及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

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能者養之

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能者養之

以福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有故曰養禍自外

來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祀有執燔燔祭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情則失中其不反乎為成

卒于瑕張本○又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

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皆何以長世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天奪之魄矣原叔趙同也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

六百五十三

文章正統卷五

完

章

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二十八

子產論伯有為厲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昭公七年 按敬之一言乃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故凡言不敬者皆附此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

杜氏曰襄三十年鄭鑄刑書之歲二月 在前或夢

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

正月二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

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

子也立以為大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

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

厲問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

復立洩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媚不信說

後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

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

彊物權也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彊

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

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

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

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魄所馮者貴重而

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朱文公曰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

與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義理甚精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李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南蒯將叛云杜氏曰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南蒯枚筮之杜氏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三三坤上之比

三三坤下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

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和以率貞

信也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

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

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外

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

為善三德謂正直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

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

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不參成

又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入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幹事然故

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

在下位而有仁不可謂元不悞明國家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一不可謂貞有四德

者隨而无咎谷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

谷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按子服景伯論黃裳之

義後之儒以有未有及之者故朱文公取之穆姜

雖非賢婦然亦能知元亨利貞之指故附焉

閔子馬論學昭公十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杜氏曰原伯魯周大夫與

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

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

人在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

學而失道者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

以惑其意苟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

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立之以公鉏為馬  
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為人子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  
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執禍倍下  
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國語閔馬  
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  
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凡此皆名論  
也故附此韋氏曰馬父魯大夫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  
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

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

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

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

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

為六畜馬牛羊豕五牲麋鹿麇三犧祭天地宗廟以

奉五味為九文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黼黻也華

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六采畫續之事雜用天

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為九歌八

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

地義

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夫治外婦治內

各治其物

為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政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

務其時要禮之本也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

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此六者皆稟陰

陽風雨晦明之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

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

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

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一定以長久

也協和簡

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一下之紀天地之經

緯也

經緯錯居以相成也

民之所以生也且心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亦宜乎

曲直以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此言也

鞅能守此言故終免

於晉陽之難

羊舌職論用士會

宣公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

狄別種鐸辰留吁之屬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杜氏曰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也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

若知不

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心如戰也夏有

闕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成子石稷也

衛師已敗而

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

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此止

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衆

新築人救孫桓子故并告令軍中

齊師乃止

次于鞫居

鞫居衛地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

是以免

于奚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

辭請曲

縣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官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

繁纓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

皆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

以守器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

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叔孫豹論不朽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

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

上為陶唐氏杜氏曰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

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豕韋氏國名在周為

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

諸侯盟主范氏復為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

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

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大叔論甯喜置君襄公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

文子聞之杜氏曰大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

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

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使終可成

思其復也

思其可書復行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今審子視君不如奕棋

奕圍棋也

其何以免乎奕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

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審氏出自衛武公及

喜九世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

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餘見後台晉楚之成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杜氏曰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

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台六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

能安靖其國亦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

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

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

亂人以廢

謂桀紂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

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辭邑向

氏欲攻司城

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

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

主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也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

申無宇論公子圍襄公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杜氏曰遠掩

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人國之主也

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

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為昭公十二年楚殺靈王傳

子羽論諸大夫譏公子圍昭公元年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

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戍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傳三

月甲辰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氏曰設君服二人執戈叔

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

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

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

也怪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

假以飾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伯州犁曰

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

言子且自憂此無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

有難不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

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知

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晉樂

王駙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

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退會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

而禮無所滅否故曰禮樂王駙字而敬字愛也不

以自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

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

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

齊惡當身叔向論楚令尹不終上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杜氏曰問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

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

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是

以滅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

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

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弑靈王傳

晏嬰叔向論齊晉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杜氏曰許昏成晏子受

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

問與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

衰其佗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

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

區斗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

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釜則區三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海不

加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

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

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言刑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

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

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

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

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

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阜隸入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

日不悛以樂怡憂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言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且早也

也不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

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

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

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無賢子公室

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

孟僖子語大夫昭公七年二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

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杜氏曰講習也苟能禮者

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

四頁十四文章正統卷五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

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厲弗父何孔父嘉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之子及正考父

弗父何曾孫佐戴武宣宋君皆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

益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俯共於僂循墻而走言不敢亦莫余敢侮共其

如是人亦不饘於是鬻於是於是鼎中以餬余口為饘鬻饘

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訖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

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

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終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

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

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昭公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

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

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傳言楚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殺父而立而不能其

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殺父而立而不能其

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盱聞

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

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寇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

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

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

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

也盡則棄捐故言無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字子干公子黑肱

字子皙公子棄疾皆共王子靈王弟也靈王弑立子干奔晉子皙奔鄭至是國人叛

靈王觀起召三子歸子干為王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棄疾使人恐二子曰王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初共王無冢適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備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

而入再拜皆厭紐平王即棄疾也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

惡故言如市賈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

同利以相求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

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雖有賢人當而有人而無主二也須內主為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有民而無德五也

既備當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

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

族在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為羈終世

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

念之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涉五

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有楚國

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

陳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

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有民二也民信令

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子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

尊其寵棄矣父既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

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

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王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

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

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頭頡魏武子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犯趙衰有魏犢賈佗

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有齊

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

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二十九年守志彌篤惠

懷棄民惠公懷公下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又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

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

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

以得國

仲尼論政寬猛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

寬難

難以治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

杜氏曰荏苒澤名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

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

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

糾猶攝也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

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

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

毋從詭隨

詭人隨人無以正心不可從

謹無良

謹勅慎也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式用

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平之以和也

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

又曰

不競不綌不剛不柔

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綌急也

敷政優

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

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愚按聖經無猛字此說未必實姑存之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昭公二年

楚囊瓦為令尹

杜氏曰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

城郢

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

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

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德及遠

天子卑守在諸

侯政卑諸侯守在四鄰

鄰國為守

諸侯卑守在四境

完裁自

慎其四境結其四援

結四鄰之援助

民狎其野

狎安



習也 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不獲守四境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

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

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壘辟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

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 不僭不貪

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爾祖考則述

治其德以顯之 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者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 慎其四境猶不城郢

今土數圻方于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

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公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氏曰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

濱晉所取陸渾地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

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 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

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

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

脩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

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貴

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

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

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故曰亂制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

氏其亡乎蔡史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

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

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

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

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

不觀觀臺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

細靡在國天有菑厲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

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

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

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曠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

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張本

仲尼論用田賦

哀公十二年

季孫欲以田賦

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

一賦故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言田賦

卒曰

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

不公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

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

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西山先生真文由

章正宗卷第五

<p>大元自取也巴突能取我</p>	<p>仲尼論用田賦</p>	<p>以田賦</p>	<p>卒曰</p>	<p>張羅</p>	<p>裕濟而裁限賦公</p>
-------------------	---------------	------------	-----------	-----------	----------------

